

兒科筆記

◎文 / 醫學系 105 級 黃黎歆

從診間出來才知道下大雨了，好多姍姍來遲的病人們頭髮都濕濕的。今天沒帶雨衣，站在天橋看雨，頓時覺得有點進退維谷。

小朋友尖叫大哭起來好刺耳好吵，持續久了令人煩躁，連老師都忍不住要抱怨耳朵疼——不過可以哭得很大聲代表他還算好，不好的寶寶那種想哭又哭得很微弱的聲音讓人聽了也都跟著難過。在醫院總是有種世界上怎麼充滿了不幸的錯覺（或者在外頭看不到這些不幸才是錯覺）。

小兒科到了第五個禮拜，angelman、小胖威力、Williams、Turner、lissencephaly... 這些常見的不常見的都看到了。查房後老師說，學妹妳很幸運，叮囑我要去跟天使人孩子學一點東西。在 bedside 問媽媽能不能告訴我整個病程，她看著她 13 歲了卻不會說話不會認人不會走路毫無 eye contact 的兒子講一講就要哭了。

我一向自詡一個好的 listener，但站在真正的生命的沉重之前，我淺薄的生命歷程讓我完全手足無措，更不懂她怎麼有辦法照顧這樣的孩子十三年，把自己的歲月都奉獻

給他但卻完全沒有回報。忍不住說：「媽媽好辛苦喔...」然後發現自己在說廢話，更加懊惱；她的眼裡滿滿的無奈，但還是很溫柔。

離開時我輕輕說了謝謝，謝謝你們讓我學習。帶上門時忍不住想，我們的成長總是由病人的不幸堆砌而來，因此進步就是應負的責任吧……我是個負責的學生嗎？或許幾個月後我就不會記得這個病的機轉，但她眼神我不會忘——彷彿這世界上所有她珍惜的愛物，她都失去過了。

到門診就是另一番景色。初診接多了總會碰到奇怪的家長：把四歲的孩子拖著走，不管什麼症狀都一問三不知，小朋友長期 constipation 一個禮拜只解一次，追問之下才知道他們沒在讓孩子吃青菜水果。邊問邊寫病歷，愈發氣惱，又不能明著生氣，只能用力地用力地寫字，原子筆敲在初診單上，差點戳破。

但大多家長都是很好的，知道我們在實習，對繁瑣的問題不厭其煩地仔細回答。一個漂亮的媽媽出診間之前回頭對我笑：「醫生好年輕喔，謝謝妳喔。」覺得有點難為情，我其實也沒做什麼。這個階段就是被喊

聲「醫生」就會很開心，像小孩子總喜歡大人說「你現在是大哥哥／大姊姊」。

只是今天特別不順利，大白天的又被討厭學生的家屬白眼，覺得有點委屈，破例到星巴克買了一杯咖啡刻意要讓自己 palpitation 一下，在一樓等雨停。

想到早上跟診，一個健康的一歲半胖妹妹很慷慨的把手上的貼紙施捨給我（她一定覺得，嗯，旁邊那個阿姨看起來很無聊）。幫四個月的弟弟 PE 之後我要把他抱還給家屬時，他緊緊抓著我的白袍不放手——老師後來說：「妳很有小孩子緣吶。」想到在病房，我照顧的孩子在看到一大群人進來查房嚇壞了，直往我這裡爬，我笑：「弟弟你認得我呀？」

抬頭看看，雨勢沒有轉小的樣子，但是天空似乎沒有我想的那麼灰那麼暗。走吧，偶爾淋點雨似乎也沒什麼關係。